

方俊吉著

文史哲學集成

元辰
郊後吉辰也
未耜之上曲也
保介車
古之明
後非農者也
人君之車必使勇
力
帝藉爲天神
借民力
大
帝藉千畝
推岀佳反又吐回反下
文
史哲學集成

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待也。努力報反往同。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上冒櫟陳根可拔耕者急

王命布農事。命田

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經術

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備其

事以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古書同分公義仲毛鵠衷也七曜居良丘注皆同徑術古定

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究然土地所宜

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相模也。陝陝上音反。又蒲版反。下許檢反。道

方俊吉著

文史哲學集成

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究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研究

著者：方俊吉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畫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一二八八一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初版

前　　言

禮記禮運篇：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曾文正公聖哲畫像記亦云：「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象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儒家之隆禮如此。而禮之大原又本於天地，並之鬼神。禮運篇：夫子又云：「是故，夫禮必本於天，設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然而，天地鬼神之奇幻莫測，誠乃人之所難解而易惑，亦時爲異端邪說因之以惑衆誣民者也。是以先儒於天地之道，鬼神之德，多所闡示，以昭正德，用匡視聽也。

禮記一書，非成於一時一人之手。今傳四十九篇，觀其所載，當是孔子之後，齊、魯諸儒言禮之彙編。其中論及天地之道，鬼神之德，與夫敬天地，祀鬼神之要，衆且詳矣。今不揆樸昧謹就四十九篇中，述及天地鬼神之論，參酌諸家傳注，闡附己見，整合其統緒，

歸納其條理，詳加析究。都爲六章：一曰：緒論——敘述周、秦及漢代敬事天地鬼神之概況。二曰：禮原說微——用明原始初禮，肇於敬天地祀鬼神，以保安祈福。先王代起，則因於天地之道，並於鬼神之德，訂定禮制，用以敬天地，奉鬼神，治人倫，安政教也。並以先儒所示執禮之精神及其大用之要。三曰：禮記之成書及其價值。四曰：禮記之天地觀。五曰：禮記之鬼神觀。六曰：結論。

余此所爲，雖不敢謂得禮學之要，然於探究先儒論禮之精神，從而匡正後世於天地鬼神之迷惑，或有取焉。惟避地海隅，文獻不足，資料難徵，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淹雅君子，幸垂教焉。

凡例

- 一、本書所引禮記經文，係以藝文印書館印行之清嘉慶重刊宋本禮記注疏爲本。
- 二、書中各單元所援引之經文，悉依禮記之篇次爲序，同篇之文，則以文之先後爲序，無關義理之順序。
- 三、各單元中所引經文皆附按語，以明經文之義理。按語係就歷來各家之注疏，兼考相關之經籍，間附己意以立說。
- 四、各單元之後均附結語，用以闡明該單元之旨趣。

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究

前言	一
凡例	一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禮原說微	一
第三章 禮記之成書及其價值	一
第四章 禮記之天地觀	一
一、天地爲萬物之母	二七
二、天地爲道之本	三二
三、天地爲禮樂之原	三五
四、天地爲政教之依歸	四一

五、天地之德——誠信無私，博厚、高明、悠久，尊嚴仁義，靜壹而敦化……四五
六、天地雖屬自然，然主宰人事，化育萬物，兼具無上神格……四八
七、天與地，一動一靜，一生一養，雖然有別，但對稱並立而合德……五一
八、天地雖對稱，然一高一下，而有主從、先後、尊卑之分……五五
九、尊事天地之道——當依乎禮，合乎樂，取象於天，取法於地。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尊天而親地……五七

一〇、君子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爲極致……六三

第五章 禮記之鬼神觀

一、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七〇

二、鬼神雖多並稱，實亦有別……七一

三、比順鬼神以爲禮樂政教之本……七五

四、尊事鬼神之道……七九

五、假鬼神以疑衆者，殺……九二

第六章 結論

主要參考書目

第一章 緒論

夫天地鬼神奇幻莫測。歷代先民事天地鬼神之道，不盡一致。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有清廟以配享功臣。周代並重鬼神，分鬼神爲四種：在天者爲天神，卽上帝，在地者爲地示（卽山川之神），人死曰鬼，卽祖，百物曰彫；而卽以鬼神之尊卑，明主祭者之貴賤。惟天子可以祭天，諸侯祭其封內之山川，大夫祭其祖先，庶人則無廟而祭於寢。古代典禮以祭禮爲重，祭，以天爲尊，君主代表天，可以祭天，其他則不得祭天。周禮春官：冬日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圜丘在南郊，故曰郊祭。郊祭不一，龍見而雩，則有雩酒；或祈農事，則有祈穀之祭。其時日先後各有不同，圜丘祭在冬至，祈穀在孟春，雩在仲夏，而均得以郊祭賅之。周禮春官云：「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祇祀祀昊天上帝，以寶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

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祿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又：「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由是可見周代於天地鬼神之祭禮甚重。

周代祭天之外，有五帝之祭禮，五帝亦各有其所配；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五帝之祀，掌於太宰，裘冕而祭，掌於司服。有寒暑之祭，籥章有仲春、逆暑、仲秋、迎冬之樂。有日月之祭，祭日於東，時在春分；祭月於西，時在秋分。古者以祭天最尊，而地次之。夏日至祭地於方澤，方澤在北郊，故亦稱郊祭。周時祭地，如壇壝、樂舞、圭璧之屬，均與祭天之禮相殊；祭天每歲四次，而祭地則夏至以外無聞焉，蓋天與地雖對稱，而實有別，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也。祭地之外，又有社稷，社祭土神，稷祭穀神。經傳於社稷，或分言之，或並稱並祀之，或僅言社。凡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稱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稱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社稷之外且祭山川，遠而望之，則名之曰望，祭於其地，則直曰祭山川。古時山川之祭，以四望爲最尊，四望乃祭五岳，四鎮、四瀆。人鬼之祭，爲祭宗廟，祭帝王、祭功臣。

三代祭祀以周爲最繁，可謂我國多神教之典型時代矣。

古人以陰陽爲萬物之原，天陽地陰，是以古人崇拜以天地爲最，其中天以日、月、星辰爲對象；地以山、川、河、海、春、夏、秋、冬，及金、木、水、火、土爲對象，由此而推衍，發展而爲多神之論。

戰國之初，屈原爲賦有登仙之說，其時有宋毋忌、王子喬、充尙、羨門高之輩，各以仙術稱，燕人爲方士仙道，侈言形解消化之術，大爲列國人君所迷信，如齊之威王因齊、宣王辟壘，燕之昭王平，聞海上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有諸仙及不死之藥，遂令人入海以求之。可見當時人君之迷信矣。陰陽、五行之論，在戰國時期亦與神仙之說相糅合；劑人驕衍，既以陰陽主運，顯名於諸侯。又創五德終始之說，以爲五行更旺，終始相生，王者易姓，取法於是。於是吾華上古神權之論，與夫神仙陰陽五行之說，成爲宗教形式之信仰，是以迷信之風獨盛。

漢承戰國之風，流行陰陽五行之說。蓋陰陽之說源於周易，五行之論始於洪範。周易乃筮占之繇辭，爲殷商以後之著；洪範以木、火、水、金、土五物作用，統轄時令、方位、神靈甚及道德之事。其成爲系統之學說，始自戰國。漢代承繼戰國之風，遂爲此

種學說之全盛時代。論其要旨，以宇宙萬物均由陰陽二氣所成，火木屬陽，水金屬陰，土則居中，而由其相生相剋而起變化，於是將人事、世運之變化，盡歸於五行之推衍。其所謂相生，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所謂相剋，則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漢代儒者多數衍此說，卽五常、五聲、五味、五色之類，亦均配之以五行。大儒董仲舒以五行說春秋，可見當時五行思想之盛矣。至於讖緯之學，亦脫胎於五行之說，而始於哀、平之際，易緯、書緯、禮緯、孝經緯、春秋緯等書，均錄載奇異之言也。

古之帝王多迷信神權，是以有封禪之事，秦始皇曾臨泰山之頂行封禪之禮，又至梁父行禪禮。至漢武帝時，又行封禪之禮，通鑑云：「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見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十六）武帝非但封禪，且迷信神仙之說，方士之言。通鑑云：「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望祀蓬萊，至殊廷焉。」可見漢至武帝之盛猶且迷信如此。

儒家隆禮，於敬天地，事鬼神之禮儀記之甚詳。禮記禮器篇云：「故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又中庸篇亦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禮經原祇是爲了便於推薦社會，普遍使用，才見諸文字的，所以其實用功能大於學術價值。嚴格點說，那祇不過是行禮如儀的一紙秩序單而已。如果希望從這裏面找出一些當時的社會觀念，當時人的意識型態，或是希望瞭解某些典禮的精神價值，某一節目的安排究竟是何用意等問題，這就必須仰賴一些闡述或說明的文字才行；而這類文字有不少保存在禮記裏面。因此可以說沒有禮經，我們無從獲知古代的禮制究竟是甚麼樣子；但沒有禮記，我們更無法瞭解這些禮制的真正精神與用心。這樣說來，禮經固然有價值，而禮記的價值可能更高。（見國學導讀叢編周何撰禮記導讀），則欲明儒家敬事天地鬼神之道，甚而治人倫，安政教之理，當以禮記一書爲最直接之典籍也。

禮記之天地鬼神觀探究

第二章 禮原說微

荀子禮論篇云：「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蔬房檄頓，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謌，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鰐、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又云：「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然則荀子以爲「禮」原起於制約人之「欲」「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從而言禮之用，禮之本。窃以爲與其謂「禮」原起於制約人之「欲」「求」，毋寧謂「禮」起於事天地，奉鬼神。蓋人類文化之發展，自洪荒而文明，由求生存而講究生活之品質，無一日不戮力奮鬥，其奮鬪順應之對象，由天地自然，而毒蛇猛獸，乃至於敵對之同類。由是觀之，先民在洪荒時期，於所未知之天地鬼神，滋生畏懼迷惑之心。荀子天論篇云：「星隕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從而因畏生敬，認爲天地乃萬有之主宰，鬼神爲必然存在，因設原始禮文，以爲單向溝通之道，用資保安祈福。

考諸初文，「禮」字甲文作「」（見殷虛書契·後編）王國維先生云：「从珏

在「」中，从豆，乃會意字，……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謂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其初皆用「」。若豐二字。」（見觀堂集林）。石文「禮」與小篆略同，作「禮」（見詛楚文）。小篆「禮」字作「禮」，說文解字云：「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豆，豊亦聲。」古文禮。」段玉裁注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禮字从示。豐者，行禮之器。」然則，禮之起，當以奉天事神以致福，蓋不誤也。至於，群居部落逐漸發展，人事愈趨繁複，聖王代作，政治體制日漸形成，於是仰觀俯察天地之迹象條理，以爲天地自然皆能循序不紊，而令萬物生生不息，於是則之以訂定事天地，奉鬼神，治人倫，安政教之節文。是政治學家所謂「君權神授」之時期。臯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太甲云：「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商頌五篇皆祭祀之詩。烈祖篇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融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無疆。約輒錯衡，八鸞鵠鵠，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商書亦多言祭祀鬼神之事。盤庚上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